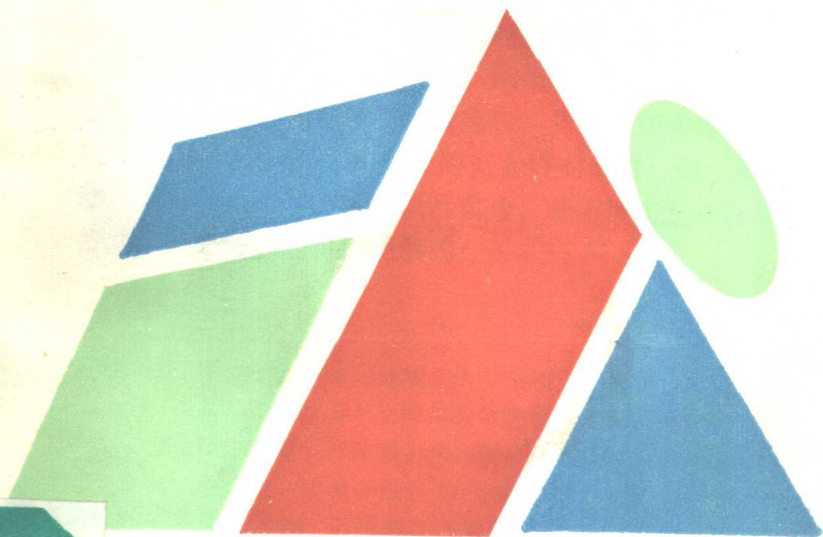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主编 韩朝华

忠 东 著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经济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 1988 年 10 月 1 日

马 克 斯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主编 韩朝华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忠 东 著

学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辉
监 印 夏书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忠 东 著

*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4号)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

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4

印数: 00001—50000册 字数: 90千字

ISBN7-80060-313-X/F·40 定价 1.45元

前 言

从 70 年代末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胜利在望，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渴望了解的问题。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区别。他们有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

中国人素好浓描成功，淡写失误。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似乎成了部分中国人反映现实的准则。中国人惯于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困境和难

题归咎于前辈，则又是某些人评论现实的规矩。中国人擅长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人应付现实的方式。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 Q 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社会人格。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它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的得失，探寻扫除障碍的途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通俗读物。它的宗旨是将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但不熟悉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士服务。这套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科学性和开拓性，又具有大众性和可读性。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启发。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

韩朝华

1988年12月于北京

序 言

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正在社会主义各国蓬勃兴起。这场改革对人类历史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说，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偏执地破坏旧的经济制度，那么，今天的经济改革倒确是真实地致力于一种新经济制度的创造。

经济改革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然而，这场改革在其表象上却表现为社会主义的阵地一块又一块地丧失。尤其是由于商品经济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所导致的公有制离散与私有制重新复兴，使许多人大惊失色：这样搞，社会主义不是完蛋了吗？然而，既然社会主义早已在运动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那么，问题的要害就不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在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神授的观点，而是社会主义者通过自觉的历史活动所实现的一种创造。然而，人们往往轻视和贬损自己的创造物，除非在先前的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创造物的存在根据，方能心安理得。

当今在社会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其实是近 500 年来的乌托邦幻想破灭的表现。

我们绝不想只是用玫瑰色来涂抹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改革。这不仅是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得彼失”，而且因为欲使人们通过这场改革有所得，就必须使人们挣脱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幻想锁链。

幻想的锁链是无形的，但它却具有比现实的锁链更强大

的力量。一个奴隶若只具有自由的身份，但未消除奴隶意识，那么他在现实中就仍旧是奴隶，而不能成为真正自由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指的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见解）在今天已失去了昔日的灵光，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内在支配和限制当今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抛弃乌托邦幻想不能仅仅指望理论思维的变革，但深层的理论思维嬗变确又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所要作的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对支配社会主义运动近 500 年之久的两个乌托邦幻想，消灭私有制与商品经济，进行批判，以割断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血缘联系，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寻求新的理论基础。对那些在改革研究中只惯于寻找功利性对策却不善于思索哲理性原则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可能意义不大。但缺乏形而上的理性沉思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缺陷。

目 录

序言	(I)
----------	-------

上篇 乌托邦的各个形态

第一章 莫尔与乌托邦的原始形态	(1)
第二章 马克思与乌托邦的“科学”形态 ...	(7)
第三章 列宁与国家社会主义乌托邦 ...	(11)
第四章 国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补充形式： 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6)
第五章 兰格与政府模拟市场的乌托 邦	(21)
5-1 兰格模型：一个历史性幻想	(21)
5-2 双轨制：兰格模型的现实形式	(24)
第六章 新型等价交换乌托邦	(30)

中篇 乌托邦的各种潜影

第七章 所有权：一具迷人的幻象.....	(43)
7-1 所有权崇拜与公有制的两个推断 ...	(43)
7-2 公有制神治的破灭	(46)
7-3 私有制起死回生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功 能互补	(51)

7-4	所有权虚无论批判	(63)
第八章	剥削：一种未消除的恐惧.....	(67)
8-1	等量劳动交换：应该加以固守，还是应该抛弃	(67)
8-2	财产收益：一个真实的敌人，还是一架幻觉中的“风车”	(71)
第九章	国家：一个未摆脱的迷信	(77)
9-1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一种“祸害” ...	(77)
9-2	大市场，大社会，小政府，小国家	(79)
9-3	新型等价交换理论中的国家迷信 ...	(81)
第十章	未来：一条幻想的锁链	(83)

下篇 幻想破灭以后： 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

第十一章	如何发现未来	(90)
第十二章	社会资本主义：重新发现的“入口”.....	(99)
第十三章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	(112)

上 篇

乌托邦的各个形态

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同根而生。社会主义既因乌托邦而兴，又为乌托邦所累。是到了割断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血缘联系的时候了。

作者

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

F·何德林

人类具有一种向往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天性。自从人们意识到他们是作为类而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便一次又一次地编织着理想社会的蓝图。宗教的来世乐园，中国人的大同世界，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等等，就是这一类幻想采取过的形式。

社会主义作为追求合理社会制度的思潮和运动，同样受着一种幻想的支配。这种幻想被称为乌托邦。

只有割断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幻想的血缘联系，社会主义

才能真正为人类创造真实而非虚幻的美好未来。

为此，我们需要考察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乌托邦幻想所采取的诸种历史形态。我们的考察将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逐步摆脱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这种考察将为社会主义向乌托邦告别，从而走上真正健康的发展道路提供思想前提。

第一章

莫尔与乌托邦的原始形态

四百七十多年前（1516），英国人莫尔（1478～1535）用拉丁文写作并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又有趣的金书》。这一著作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这部被简称为《乌托邦》的著作由此闻名于世。

尽管在《乌托邦》一书面世时，社会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乌托邦》一书中也未出现社会主义一词，但《乌托邦》一书的出版却成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标志。莫尔由此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鼻祖。

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 *utopia* 的译音，它原出于希腊文 *ou*（无）和 *topos*（处所）。因此，乌托邦意为没有的地方。在中文里，*utopia* 被译为乌托邦，这是把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绝妙翻译。中文中的“乌”意为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乃邦家、邦国、地方[●]。因此，乌托邦指的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无所寄托的、虚无飘渺的地方。

● 严复在1898年出版的由他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著）中提出这个译法。

《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国社会中苦难现实的描述，第二部分则是对乌托邦仙岛上理想社会的描述。一边是充满苦难的现实世界，另一边是尽善尽美的幻想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对立正犹如宗教中的地狱与天堂。

莫尔认为，现实世界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他写道：“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当每个人可以假借法律去拼命捞钱，而就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被他们分掉，其余的人就变成贫困不堪”^①。只要私有制存在，“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②莫尔对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私有财产更加深恶痛绝，他以辛辣的笔调写道：“黄金从它的本身性质说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却到处被人们看得极珍贵；本来黄金由于人才获得价值，也因为人加以使用才获得价值，可是人反不如黄金值钱。”^③

在莫尔看来，既然现实世界一切苦难的根源是私有制与商品经济，那么，理想世界就应该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他写道：“一旦金钱废除，也就渐渐没有贫穷了。”^④“只要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⑤

正是这种非此即彼、逆向式的价值思考，使得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具有两个基本规定，其一是消灭私有制，其二是

①、②、③、④、⑤ 《乌托邦》，第55、56、58、125、56页。

052455

消灭商品经济^①。

在乌托邦世界里，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土地、房屋、生产工具、个人消费品等一切财产都为全民所有。由于私有制被消灭了，商品经济也被消灭。莫尔写道：“各个地区并不是商品生产者，他们的产品也不和其他地区交换，各个地区都为整个民族进行生产，整个民族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尤其是土地的所有者。把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售于外国的权力也属于整个社会，不属于各个地区，纯利也归社会所有。”“每个城市每年都向亚提乌罗提会议派遣三位最聪明的老人作代表，商量全岛共同事宜，他们研究各地缺什么，多余什么，在各地之间调剂有无，他们这样实行调剂有无，并不必互相补偿……全岛俨然成了一个家庭”^②。

莫尔的确是乌托邦主义的始祖。因为他不仅最早叙述了社会主义者的两个原始幻想（消灭私有制与商品经济），而且给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基本思考模式，即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截然对立起来的非此即彼、逆向式的价值思考方式。

莫尔以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莫尔式的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截然对立起来的、非此即彼，逆向式的价值思考模式（其表现形式是从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直接引伸出对理想社会的理解），都相同地宣传消灭私有制与商品经济这两大乌托邦幻想。这样，消灭私有制与商品经济便成为一种深植于社会主义者乃至许多对现实世界不满的人们意识中的原始幻想。

① 当然，这仅就经济制度而言。

② 《莫尔及其乌托邦》，第220、229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社会主义既因乌托邦主义而兴（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憎恶与对未来社会的无限希望，鼓舞着他们为改变现实世界而斗争）；又为乌托邦主义所累（因为它在唤起人们为改变现实世界而斗争的同时又造就了一条幻想的锁链）。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同根而生，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血缘联系。在这个血缘联系尚未割断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充其量只能引导人们去破坏旧制度。要使社会主义运动走上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之路，就必须割断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幻想的血缘联系。

在社会主义运动局限于批判和破坏旧制度时，乌托邦理想的虚幻性是难以显示出来的。只有当社会主义运动真正开始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时，乌托邦理想的虚幻性才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因此，割断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幻想之间的血缘联系，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及其结果揭明了消灭私有制与商品经济这两大理想的虚幻性质。然而，正象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过程一样，社会主义运动摆脱最初的乌托邦幻想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乌托邦幻想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形态。揭示这些乌托邦的具体形态及其更替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看清阻碍社会主义改革深入展开的观念障碍之所在。

第二章

马克思与乌托邦的“科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声称，他们并不企图把理想社会强加给人类，而只是试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新的思考方法，使得他们比先前的社会主义者要高明得多。然而，说他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社会主义由此走出了乌托邦荒原而达到了科学的境界，则未免言过其实了。

马克思致力于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而绝少去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更重视建立理想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不只是诉诸人类的理性；马克思专注于通向未来理想社会道路的寻找，而不只是宣传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马克思认为理想社会的实现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与先前的社会主义者迥然有别。人们据此认为，先前的社会主义者是空想家，而马克思则是科学家。

马克思的确是科学家，但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科学家。在这个科学家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从先前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来的社会主义原始幻想。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尺度，正是在他以前发展了几百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形象和概念。马克思之所以不再把描述未来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是因为这个工作已经由先前的社会主义